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



(附参考材料)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

(中)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

1977.12.

目 录

学习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

学习提要	3
恩格斯 致玛·哈克奈斯 (1888年4月初)	11
附录:	
玛·哈克奈斯 城市姑娘	23
巴尔扎克 高老头	125
巴尔扎克和《高老头》分析	395

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学习提要	423
列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429

学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学习提要	441
列宁 给阿·马·高尔基 (1919年7月31日)	448
附录:	
高尔基 海燕	455

学习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

〔学习提要〕

这封信是恩格斯逝世后在他的档案里发现的一份草稿，1932年首次发表，引起世界进步文艺界的极大重视。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

哈克奈斯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1887年她出版了第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城市姑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已经十分尖锐，成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无产阶级早已脱离它的幼年时期，社会主义政党在各国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广为传播，大规模有组织的经济罢工、政治斗争和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具有悠久斗争历史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由于工联主义的影响一度处于低潮之后，到八十年代又出现了新的高涨。工人阶级这时已经成长为政治上成熟的自觉的革命阶级，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哈克奈斯的小说追求现实主义，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同情工人阶级，抗议社会的不平等，与当时英国一般资产阶级作家不同，但她在思想上还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在创作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并且受到当时在英国盛行一时的自然主义的影响，这就使她的作品不能正确反映现实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总形势，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表现出工人阶级为自身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和伟大历史作用，存在着根本性缺点。象哈克奈斯那样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为数不少。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和壮大无产阶级文艺阵

营，恩格斯对哈克奈斯这类作家从思想上和文艺创作的内容、方向上予以关怀、教育，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世界观，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一度有过的进步历史作用已经丧失，它日趋反动、腐朽。在文学上曾经盛极一时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已经衰落，反动的自然主义和颓废主义起而代之。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现实也必然要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出来。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根据时代和阶级的要求，在总结和借鉴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和德国所谓“倾向小说”的恶劣影响，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恩格斯在信中提出了工人阶级应当成为文艺的表现对象和歌颂对象，这是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它决定着文艺的阶级性质。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他要求哈克奈斯在描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反抗斗争中，歌颂和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要求革命文艺歌颂无产阶级，反映他们的战斗生活。早在四十年代，恩格斯就提出文艺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特别是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由于无产阶级文艺还很缺乏，所以即使是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只要他们的作品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穷苦生活和命运，恩格斯就予以重视和肯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把狄更斯、乔治·桑和欧仁·苏等称之为“时代的旗帜”。但是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步作家，包括哈克奈斯在内，并没有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他们只能把无产阶级写成一个受苦受难、由人摆布的贫穷等级，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出发寄于同情，并且鼓吹阶级调和，所以恩格斯在肯定他们的同时予以严肃的批判。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和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要求她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积极面”。

文艺应当表现和歌颂无产阶级，但是怎样才能正确反映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生活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结合对《城市姑娘》的批评，总结了过去现实主义创作的经验，提出了“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著名的论断。这一创作原则的提出，其意义不只是对于一般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是继承和借鉴这一经验来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服务，达到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目的。恩格斯指出，《城市姑娘》所以未能正确地表现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就是因为它没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同推动历史前进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已经是一个觉醒的斗争的革命阶级，就是伦敦东头的工人也已处在觉醒的前夕。可是小说只描写了伦敦东头这个局部地区部分工人暂时还没有觉悟的生活状况，而没有看到整个英国和欧洲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反抗斗争。小说中的女主角耐丽消极地屈服于命运，她周围的工人群众也是死水一潭，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战斗的无产阶级描写成十九世纪初期那样的消极群众，没有显示出时代的本质和斗争发展的趋向，这就违反了历史的真实。小说取材于伦敦东头工人区的生活，而这个地区的工人暂时不觉悟的状况对于当时整个英国来说，是局部的、非本质、不典型的现象。作者对这种局部的表面现象作了自然主义的描写，自然就不可能构成典型环境，不可能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必然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面貌作出不正确的描写。

恩格斯对哈克奈斯思想和创作上的关怀和帮助，还表现在强调作家必须真正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指导创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时，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而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生活，已经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可能达到的了。历史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种革命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发展为主要矛盾。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能够看到当时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发展趋向，因为这时历史的发展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利益是相一致的。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刻画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没落贵族的种种典型人物，但即使在当时，他们也不可能正确地描写出无产阶级的典型来。巴尔扎克就是他们之中最好的代表。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历史的发展趋向和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

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指导创作，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看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规律，他们看不到或不承认斗争发展的历史趋向，“**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于他们就是不可能的了。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把工人阶级写成“**消极群众的形象**”，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恩格斯在批评的同时，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送给哈克奈斯，希望她能从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在对巴尔扎克的分析中指出，巴尔扎克就善于违背自己原有的政治见解，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中“**看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并不是要哈克奈斯去学习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是要她从中得到启发，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象巴尔扎克那样敢于违背原有的错误政治见解，站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高度，塑造出勇于革命、勇于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的战斗生活。

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上，历来的中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都歪曲解释恩格斯在此信中关于巴尔扎克的论述，为他们制造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矛盾的谬论，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否定作家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提供“理论根据”。从匈牙利的修正主义分子卢卡契到中国的胡风等人无不如此。因此，正确理解恩格斯在这封信中

关于巴尔扎克思想与创作的论述是十分重要的。

不错，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巴尔扎克在创作中他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这些论述揭示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和他的原有政治见解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的现象，但是从中可以得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作家世界观矛盾的结论吗？否，政治见解是世界观的重要部分，但不是作家世界观的全部。巴尔扎克对没落贵族的同情是他的政治见解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全部。巴尔扎克鼓吹王权和基督教，是为了匡救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弊病，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是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巴尔扎克只是一个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同情没落贵族是因为他认为在维护等级秩序和道德上贵族阶级比资产阶级高明，而不是否定整个资产阶级。那么怎样解释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和他原有部分政治见解之间的矛盾现象呢？实际上，这种矛盾现象只是巴尔扎克世界观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是他世界观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持唯物还是唯心的观点，是作家的文艺观的核心问题，也是作家世界观的重要部分，它直接制约着作家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巴尔扎克所以能够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由于他在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唯物主义的态度。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册第121页）他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

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因此他把《人间喜剧》看作是“完成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作品”，把其中每一部“作品联系起来，调整成为一篇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一个时代”。正是由于巴尔扎克把文艺（小说）看作是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描写法国社会的形象历史，所以他才能够掌握和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世界观中的进步方面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间一致性的表现。巴尔扎克对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观点使他能够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正确认识生活和描写生活，因此当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看到了”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和党人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当时他们代表着“未来的真正的人”，这时，他就能用这种对于社会阶级关系和历史发展趋向的正确认识来改变自己原有的部分政治观点，“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并以此指导创作，把他所心爱的贵族当作嘲笑、讽刺的对象，而把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当作英雄来歌颂。这样，巴尔扎克就在《人间喜剧》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揭示出贵族阶级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兴起的必然性。巴尔扎克所处的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他能够接受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对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和党人历史作用的肯定，也并不违背巴尔扎克所属的阶级的根本利益。恩格斯所说的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是指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一致性基础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具有的相对能动作用。

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战争实践过程中，由于情况的变化和对战争情势、规律的认识，部分以至全部地改变原有计划

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文艺创作是作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的产物，因此一个作家如果能够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在艺术上掌握正确的创作方法，在深入生活和创作实践的过程中部分地以至全部地修正、改变原来自己不正确的认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揭示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强调了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又指出了象巴尔扎克那样掌握正确的创作方法的必要性，这种正确的创作方法，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

恩格斯这封信的内容和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城市姑娘》的评价，在今天仍然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它为革命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阐明了关于文艺的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观点，通过对《城市姑娘》和巴尔扎克作品的论述，为无产阶级文艺批评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恩 格 斯
致 玛·哈 克 奈 斯

〔1888年4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哈克奈斯①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②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③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象我的朋友、您的译者艾希霍夫④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⑤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⑥，这些人物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被人看穿的命运。

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只要如实地叙述，就能使它变成新故事⑦。

您的阿瑟·格兰特⑧先生是一个杰作。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⑨。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⑩；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⑪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⑫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⑬，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⑭，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⑮。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⑯。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⑰，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⑱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⑲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

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②①}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②②}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②③}；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②④}，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②⑤}，——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

的工人群众都不象伦敦东头^②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1—463页）

注 释

①玛格丽特·哈克奈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小资产阶级女作家，出身牧师家庭，本人是无神论者，做过医院的护士。哈克奈斯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英国当时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她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工人生活遭遇。八十年代初，她参加了当时知识分子发起的“到贫民区去”的运动，曾在伦敦东头调查工人的穷困生活，尤其是青年女工的悲惨遭遇引起她的关切和注意，写过一些有关工人问题的评论和特写。八十年代中期，哈克奈斯开始接近社会主义运动。1886—1888年她参加了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联盟”的活动，担任该组织的机关刊物《正义报》的编辑。八十年代后期，她用“约翰·劳”的笔名写了一些反映贫民区工人生活的小说，如：《城市姑娘》（1887年）、《失业者》（1888年）、《布洛队长》（1889年）、《曼彻斯特的衬衣工人》（1890年）等。哈克奈斯同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相识，并通过爱琳娜认识了恩格斯。她的作品有社会主义倾向，但她还不不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哈克奈斯后来退出“社会民